

/ 博士的愤怒，你承受不起 /

# 侧影

(英) 贾斯廷·理查兹 著 王爽 译

# DOCTOR WHO

Silhouette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BBC

# DOCTOR WHO

## Silhouette

280.

### 侧 影

(英) 贾斯廷·理查兹 / 著

王 爽 / 译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DOCTOR WHO: Silhouette* by Justin Richards

Copyright © 2014 Justin Richards

First published as Doctor Who: Silhouette by BBC Books, an imprint of Ebury, Ebury Publishing is part of the Penguin Random House group of companies. Doctor Who is a BBC Wales production for BBC One. Executive producers: Steven Moffat and Brian Minchin. BBC, DOCTOR WHO and TARDIS (word marks, logos and devices) are trademarks of the British Broadcast Corporation and are used under licenc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bury Publishing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Chengdu Eight Light Minutes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Cover is produced by Woodland Books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18-4726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侧影 / (英) 贾斯廷·理查兹著；王爽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8

ISBN 978-7-5133-3174-6

I . ①侧… II . ①贾… ②王… III . ①科学幻想小说－英国－现代 IV . 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0093 号

---

## 侧 影

(英) 贾斯廷·理查兹 著；王爽 译

责任编辑：汪 欣

特约编辑：姚 雪 余曦赟

责任印制：李珊珊

装帧设计：付 莉

---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马汝军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mailto: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100044

---

印 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910mm×1230mm 1/32

印 张：7.125

字 数：90千字

版 次：2018年8月第一版 2018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3174-6

定 价：34.00元

## 序

马洛·哈普沃斯把最后一天下午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霜雪集市上。一月的风冷得刺骨，他能感觉到胡子结霜时的那种刺痛。雪在他脚下轻快地嘎吱作响。一只雪球从他耳边飞过，他笑了笑，还朝那个跟小伙伴扔雪球的小孩挥了挥手。

他在路堤上站了一会儿，滑冰的人在威斯敏斯特宫前方结冰的河面上，划出一道道弧形的痕迹。他呼出一口白气，那团雾气就悬在空中。他一边听着年轻人的愉快说笑，一边回味着年轻的美好。无忧无虑真好啊，哪怕只有一小会儿也很好。哈普沃斯决定了，这个下午就远离书房，等明天早上再回去。

河面更远处就是霜雪集市。它搭建在泰晤士河岸边，一直延伸到冰面上。集市上有很多帐篷和摊位，还有各种表演和广告。哈普沃斯玩了扔木球砸椰子的游戏，不过他怀疑那些椰子是固定在木桩上的。但他并不介意。他看到一个人踩着高跷，一边稳稳地在雪地上走着，一边表演杂耍，先是抛接木棍，然后又抛起火把。他吃着滚热的栗子，差点把上颚都烫伤了。

小摊上的东西琳琅满目，从木雕动物到玛芬蛋糕，再到脆太妃糖和蕾丝手帕，无所不有。在一连串摊位的尽头，他看到一个指向“珍奇嘉年华”的牌子。那个“嘉年华”搭在离霜雪集市稍远的地方，似乎是个马戏团、卖场和展览会的集合体。哈普沃斯给看门的少年付了一便士作为入场费，然后就在嘉年华里闲逛，他深深地被吸引了。

有个强壮的男人腰上缠着一块布，上半身布满文身，满脸笑容地舞弄着几只健身球。一个吉卜赛女人坐在桌边注视着水晶球。还有很多的帐篷，各自都打着广告，像是“神奇胡子女人”“正宗狼孩”“不存在的生物——超自然的存在”之类，此外还有很多吸引人的有趣小表演。哈普沃斯又花了几便士，去体验不同的表演，有的让他大笑，有的让他心生恐惧，还有的让他赞叹不已。

最有意思的是影子戏。当初在印度和远东地区的时候，哈普沃斯就观看过这种类似的表演。走进最大的那座帐篷时，他忽然感到一阵忧虑——这场表演会不会只是拙劣地模仿了他记忆中的艺术表演？会不会只是毫无意义地照搬了他年轻时代最喜欢的技艺？他在一个流着鼻涕的女孩和一个满身麦芽酒味且打着呼噜的男人之间坐下。片刻之后，他就忘记了周围的人……

电话铃一直固执地响着，卡莱尔估计是债权人或某位警官打

来的。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主人正站在门口的台阶上。卡莱尔很少见到哈普沃斯先生如此心不在焉。雪地上反射的苍白月光照着他的侧影，他正不安地喘着粗气。

“谢谢。”他小声说着，从卡莱尔身边挤了过去，进入门厅。

“你还好吗，先生？”男仆觉得自己有必要问一句。

“什么？嗯，很好。不过我看见……”哈普沃斯摇摇头。

“你不会明白那些东西。该怎么办呢？”他心想，“到底怎么办呢？”

哈普沃斯又沉默了，他站在楼梯下方，似乎不知道究竟该不该上楼。

“有一些消息，先生。”卡莱尔希望能打破哈普沃斯这种恍惚的白日梦状态。

“消息。”他的主人重复道，“嗯，当然。消息。我会马上给她送信，告诉她我看见了什么。”

“先生？”

“笔和墨水。”哈普沃斯用力点头说，“到我的书房来。我要把今天下午的事情详细记录下来，然后你就去送信。立刻，马上。”

“好的，先生。我能否问一句，这封信要送给谁？”

哈普沃斯已经快步走进书房了。卡莱尔跟着他进入那个宽敞的房间。书房里有一扇很大的窗户，每一面墙边都排列着高及天

花板的书架，煤气灯安装在书架之间，柔和的灯光洒在了房间里。房间中心有一个很大的地球仪。屋子一端是哈普沃斯的书桌，另一端则是一张摆放玻璃水瓶和杯子的小桌。哈普沃斯径直走到桌边，从托盘里取出一张信纸，把它放在吸墨纸上铺平，然后打开抽屉，拿出笔和墨水。

“先生？”卡莱尔适时地问，“你要我送的那封信，是写给谁的？”

哈普沃斯抬起头，他的眼睛里一片阴郁，双颊凹陷，拿笔的时候手指颤抖不已，“还用问吗？当然是送给那位大侦探啊。给瓦斯特拉夫人<sup>1</sup>。”

卡莱尔不禁颤抖了一下。他去过主祷文街<sup>2</sup>。哈普沃斯认识瓦斯特拉夫人，那位夫人有时候会向他请教一些学识方面的问题。卡莱尔觉得那位戴面纱的夫人冰冷冷的，还有些令人不安。

“我现在必须赶快写完这封信。”哈普沃斯再次说，“你先退下。写完了之后我会摇铃叫你的。”

他说这话的同时放下笔站了起来，跟着卡莱尔走到门口。等男仆一出去，哈普沃斯就立刻关上了门。接着，卡莱尔听见钥匙在锁眼里转动的声音。卡莱尔这时候才忽然意识到，主人现在真

---

1. 博士在19世纪的朋友，是一个蜥蜴人。她和后文提到的英国姑娘珍妮是博士宇宙中“福尔摩斯”和“华生”的化身，首次出现于《神秘博士》新版剧集《贤者之战》中。

2. 英国伦敦的一条街道，瓦斯特拉夫人就住在主祷文街13号。

的非常害怕。

哈普沃斯把书房的百叶窗关上并且闩好，然后拉上窗帘。他又检查了一下煤气灯里的煤气并将灯打开，同时努力让自己的神经平静下来。

他在桌边站了片刻，然后坐下。将大衣从肩上抖落后，他把衣服搭在地球仪上。最后一片雪花也融化了，但衣服上依然残留着一小块白色。有个东西从外套口袋里露出来，哈普沃斯摸了摸口袋，取出一张珍奇嘉年华的入场券。门票湿透了，脏兮兮的。当他把这张门票掏出来的时候，另外几张更小的纸片也被带了出来，散落在光亮的木地板上。他弯腰捡了起来。

是三张雪白的纸片，每一张都折成独特的鸟的形状，而且折得非常好。更加令人赞叹的是，这几只纸鸟都很小，只有几英寸<sup>1</sup>长。哈普沃斯把纸鸟和嘉年华门票一起放在书桌上那把华美的裁信刀旁边，然后在桌边坐下。在写信前，他整理了一下思路。

一阵微风吹动了折纸，那纸质的鸟儿仿佛要拍动翅膀活过来了。哈普沃斯看着窗户——毫无疑问窗户是关着的，百叶窗和窗帘都紧闭着。他皱起眉头。

---

1. 1英寸=2.54厘米

卡莱尔在门外等着，他不知道该干什么才好。他不知道哈普沃斯先生要在书房里待多久，但他也不敢走太远。主人随时都有可能需要他。

一声尖叫突然传来，在门厅处回荡不已，厚重的书房门也没能阻挡这声音。叫声持续了很久，最后变成了痛苦的喘息。

“先生？”卡莱尔喊道，“哈普沃斯先生？”

门依然锁着。卡莱尔用肩膀撞门，借着恐惧和紧急情况下爆发出来的力气，他连撞三下把门撞开了。伴随着木头门框破裂的声音，他跌跌撞撞地冲进屋里。

哈普沃斯还在书桌边，但是已经整个儿趴在桌上，身体朝一侧扭曲。他的一只手绝望地摊在桌上，手指紧紧地握着，关节都凸起来了。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卡莱尔站在撞坏的门边，看着那双眼睛毫无生气却充满恐惧地盯着自己。

他面前的纸上只写了一个名字：瓦斯特拉夫人。信纸被染红了。

卡莱尔惊恐地环顾四周。除了他自己和哈普沃斯的尸体外，房间里空空如也。窗户紧闭着，还反锁了。他撞坏了唯一一扇门才得以进入。

锋利的金属裁信刀刺在哈普沃斯的肩胛骨之间，血仍然滴淌不停，一直流到桌上，把吸墨纸染得猩红。

# I

酒馆里很拥挤。人们都挨挨挤挤地站着，几乎要踩到彼此的脚。但在酒吧尽头的角落里，却只站了两个身型健壮的人。大家似乎形成了不能靠近他们俩的默契。

里克·贝拉米整个人都怒气冲冲的。他的脸永远是生气的表情，他的双手永远握成拳头，只在拿品脱杯喝酒的时候才松开。他的站姿总是一副拳击手那样很吓人的样子，说话的语气也不和善。

“一便士！”他朝吧台对面狠狠地说，“哼，当时我觉得那里头肯定有好东西。但结果却只有给船夫看的垃圾玩意儿！很多摊位和表演，以及怪胎秀展览之类的，可能还算有趣吧。但是一便士啊！什么珍奇嘉年华？我看是抢钱吧！”

“看你这么生气，应该真是抢钱的吧。”贝拉米的同伴说，“你是不是去把那片场子给砸了，然后还要求赔偿来着？”

贝拉米一口喝干自己的那杯酒，重重地把杯子放回吧台上。“其实没有。”他说，“但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了。我说了

我的意见，明确表示我非常生气。然后就当吃了个教训，回来喝酒了。你要再来一杯吗，斯塔克斯<sup>1</sup>先生？”

“我来请吧。”斯塔克斯先生喝完自己的酒，但是并没把杯子还回去，他顺手把它捏得粉碎，杯子炸开，一片碎屑和渣子飞溅出去。“酒保，”他朝吧台对面喊，“再来两品脱<sup>2</sup>！”

女服务生叹了口气，从客人身边走开，去拿啤酒。

“你今晚不工作吗，斯塔克斯先生？”等酒水的时候，贝拉米问。

“我的女主人有事走了。我拒绝和她一起去。快速战略评估显示，你会来这家酒吧。”

“多谢你来陪我。”贝拉米说。然而他脸上还是一副皱着眉头生气的神情。

“你总是在生气，我觉得这很与众不同。绝大多数人类都把自己的怒气隐藏起来。我们稍后或许可以比试两招。”斯塔克斯满怀期待地说。

“今晚不行。今晚我喝多了。而且我明天下午要参加一场赤拳格斗比赛。你可以来看，在黑修士区<sup>3</sup>。”

---

1. 博士在19世纪的朋友，是来自桑塔星的克隆种族。他们骁勇好战，身型矮小健壮。首次出现于《神秘博士》老版剧集《时间勇士》中。

2. 1品脱=568.26毫升

3. 伦敦中心的一块区域，得名于穿黑色斗篷的多明我会（天主教托钵修会的主要派别之一）。

“啊，竞技运动！”斯塔克斯点点头。由于他没有脖子，所以点头的时候整个上半身都在动，“我会去的。你要杀死多少个黑修士？”

等到斯塔克斯和贝拉米聊完天，酒吧里已经没几个人了。正如斯塔克斯自己所说，他觉得贝拉米令人耳目一新，和寻常人类不一样，因为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里都充满了怒气。斯塔克斯其实不是人类，而是更加强大的桑塔族克隆战士，目前暂时给一个史前蜥蜴女人充当男仆，这些事他从未告诉贝拉米。不过就算他说了，贝拉米多半也就点点头，狠狠喝一口酒，然后抱怨东区<sup>1</sup>环境差，或者抱怨政府无作为。也许还会抱怨自己穷，眼下没法儿去找收入高的工作。还有可能抱怨啤酒太贵。这两位都不懂何为友情，然而要是让他们列举各自的朋友，他们多半都会出现在对方的名单上。

就贝拉米来说，斯塔克斯多半是出现在朋友名单上的唯一一个名字。

他们两个在酒馆外道别的时候，贝拉米说：“明天黑修士区见。”

“的确有这个可能。”斯塔克斯表示同意。他拍拍贝拉米的后背，害他差点摔了一跤。贝拉米身材很高大，比斯塔克斯高出

---

1. 指伦敦东区，在维多利亚时期，这里聚集了大量贫民和外来移民，是拥挤的贫民区。

一个头，肩背几乎也和他一样宽——很少有人类能够在跟斯塔克斯打架时撑上几秒钟。“我跟无头僧侣<sup>1</sup>战斗过。”斯塔克斯对他说，“几个黑修士肯定不在话下。我们最好提前碰头，讨论一下战略。”

“行吧。”贝拉米同意了，“晚安。”他拍拍斯塔克斯的后背，也想把他拍一个趔趄，可是斯塔克斯根本没感觉到，换别人早就摔跤了。

斯塔克斯看着贝拉米的身影走远，渐渐变成煤气灯下一点模糊的影子。然后他转身往主祷文街走去。天上又下雪了，几片雪花缓缓落在他黑色的外套上。斯塔克斯不怕冷。他在想回家之后要做的事情：监控系统一定要准备好。他的爆破枪可以去除电离子然后再充能了。他要检查门窗的锁，看是否有试图入侵的迹象；然后还要洗衣服。

贝拉米在路上走着，夜里的寒气让他的头脑清醒起来。雪越下越大，渐渐堆积在马路上，同时也落在他宽厚的肩膀上。街道非常安静，但这是伦敦，伦敦很少有安静的时候。一辆夜班马车匆匆驶过，马蹄和包着铁片的车轮在石子路上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站在小巷入口冲他笑，露出宽宽的牙

---

1. 博士宇宙中一个非常神秘的宗教派系。他们相信心灵而不是头脑，所以自愿将头砍掉，装进盒子里。

缝。贝拉米没理她。

又走了一段，当他经过一大片工厂建筑时，在另一条窄巷的墙上，煤气灯映出一个人影。那人举着手招呼贝拉米。贝拉米同样也没理他。

可是……

他忽然停下，然后折回去。他看到墙上确实有个人影，也看得到路灯的光芒。但这是谁的影子呢？那个地方根本就没有人。

影子又在招呼他了，动作很明确。接着，影子仿佛知道贝拉米肯定会跟过来似的，转身朝小巷深处走去。周围依然没有人，也没有脚步声。贝拉米四处张望，想看看有没有别人也看到了这个影子，可是街上空无一人。他的脸有些扭曲，露出愤怒的表情。出于好奇心，他跟了上去。

小巷很黑。但是他依然能看到那个影子，就在狭窄小巷稍远处的墙上。影子停了一下，转身回来，让他跟上。不管这影子是谁弄出来的，只要让贝拉米找到，那就绝对有他好看了。贝拉米绝对会特别严厉地跟他讲讲自己对变戏法的感想。

他加快了步伐，紧跟影子。小巷陡然转了个弯，穿过一扇门进入了某座很大的建筑——是一个废弃的工厂仓库。这段路被淡淡的黄色光芒笼罩着。路的尽头有一盏灯，那里是巷子和大马路的交叉口。雪花从灯光中旋转飘舞而过，最终落在地上。影子彻底消失了，投下影子的人依然不见踪影。

贝拉米气愤地哼了一声，打算原路返回。就在他转身的时候，一个人突然出现在废弃仓库的门口，贝拉米吓得吸了口气。他可以确定，这人不是影子的主人。这人比影子瘦，几乎是形销骨立。他眼眶很深，双颊凹陷，鼻子狭长；身穿笔挺的双排扣长大衣，戴着黑色的高顶礼帽，帽子后面挂着一片黑色的东西。这人应该不是影子的主人，但他看起来仿佛是由黑暗凝结而成的。当他伸手表示欢迎时，手套也是一片漆黑，仿佛吞没了光线。

“你还是小心点儿，别这么吓人地突然冒出来。”贝拉米说，“对了，你有没有看到其他人过来？”

“只有你。”那人的声音低沉而有力，阴郁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你看上去好像要赶着去奔丧。”贝拉米说。

那人的表情还是没有变化，“谁说文盲不懂反讽呢？”

贝拉米生气了，“什么？你说我是文盲？”他挥着拳头上前一步。

片刻之后，那个全身黑衣的人慢慢沿着小巷走开了。他停下片刻，身体紧绷了一下，仿佛是要打喷嚏似的。那张毫无表情的脸突然拧在一起，露出极端愤怒、仿佛要咆哮的样子。但转瞬之间，愤怒的神情消失了，那人的脸再次变成先前那死气沉沉的模样。

在他身后的地上，贝拉米身体扭曲着，一动不动地躺着。衣

服松松垮垮地覆盖着这具干枯消瘦的尸体。一只枯瘦的手伸过地面，手指上已经完全没有了血肉，却仍紧紧地抓着石子路，仿佛要在绝望中抓住最后一点逝去的生命。

